

暧昧的品位

黎康◎著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俗情雅叙王家卫的暧昧世界

王家卫的「三板斧」：各色还是特色？

时间的卷尺与空间的魔方

暧昧也需要品位：当代小资的「死穴」



金城出版社

曖昧的品位

的

龔康◎著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暧昧的品位：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 蒋康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51-024-1

I . 暧… II . 蒋… III . 电影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7170 号

暧昧的品位：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作 者 蒋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024-1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俗情雅叙：王家卫的暧昧世界

“闭门羹”与“酸葡萄”	3
艺术的“读解”——信马由缰的愉悦与释放	5
“方法论”——不是装大尾巴狼	8
从哪儿下嘴？——“二秃子”的话使我顿悟	14
商业还是艺术——电影的“一分为二”	16
“十个萝卜一个坑”——王家卫电影盘点	18
俗情雅叙——王家卫的暧昧世界	28
“老三样”失灵了——换一种方式看电影	31
王家卫的“三板斧”——各色还是特色？	35
一、时间的卷尺与空间的魔方	35
二、尽管矫情，依然传情——王家卫内心独白	38
三、有动静就有音乐	39
暧昧也需要品位——当代小资的“死穴”	43

魅力影像：王家卫电影故事及评论

江湖兄弟铁血柔情——《旺角卡门》电影故事	49
初出江湖与“重塑江湖”——《旺角卡门》赏析	70
折断翅膀的小鸟——《阿飞正传》电影故事	77
对生命的“终极追问”——《阿飞正传》的社会文化意义	88
醉生梦死与痴情绝恋——《东邪西毒》电影故事	94
因为“片段”所以“断裂”——《东邪西毒》的影像释义	101
加州阳光也明媚——《重庆森林》电影故事	108
爱，伴着呼吸的旋律——《重庆森林》的视听享受	119

“这个杀手不太冷”——《堕落天使》电影故事	126
痛并堕落着——《堕落天使》中的“后现代”意味	132
异域春光并不温暖——《春光乍泄》电影故事	139
性爱透视灵魂——《春光乍泄》的平实解读	146
因为经典，所以永恒——《花样年华》电影故事	152
从“圈子”走向大众——《花样年华》的文化传承与认同	160
真情只在真爱时——《2046》电影故事	167
糜烂在华丽的影像中——《2046》的跨文本分析	174
一手爱恋，一手情欲——《爱神》电影故事	184
融进生命的一段忧伤——《爱神》：爱的一种另类展示	191
“吸吮”之爱——《蓝莓之夜》电影故事	202
告别：带着沧桑后的优雅——《蓝莓之夜》评论	211

心灵鸡汤：王家卫电影的经典台词

《旺角卡门》经典台词	219
《阿飞正传》经典台词	219
《东邪西毒》经典台词	221
《重庆森林》经典台词	223
《堕落天使》经典台词	225
《春光乍泄》经典台词	226
《花样年华》经典台词	227
《2046》经典台词	227
《爱神》经典台词	228
《蓝莓之夜》经典台词	229

他山之石：国外几种批评方法介绍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233
精神分析美学	237
电影美学	241
结构主义	244
结构分解主义方法	249
符号学方法	253



俗情雅叙

王家卫的暧昧世界



“闭门羹”与“酸葡萄”



2006年11月11日下午，我第N次拨通了远在香港的泽东电影制作公司的电话，准备和该公司负责对外事务的某小姐，落实一下关于使用王家卫导演的电影剧照问题。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星期，我已和她通了一次电话，将我们的意愿以及准备使用的照片及数量等做了大致的说明，并按照她的要求，把本书的写作计划发了邮件过去，并说好等着她的答复。然而10多天过去了，我不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回讯，并且从那以后竟没再和她联系上。每次打电话过去，人不是不在，就是出差了。接线员小姐每次吞吞吐吐的答复既让我疑窦丛生又觉得索然无味。一件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历经时日竟弄到这样一个结果，这一下让我对本书的写作感到气馁，同时也非常困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和暧昧吗？按我原来的设想，我们所能遇到的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对方干脆拒绝了我们；二是给我们开出一个“天价”来，把我们吓死；再有一种可能，就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成交抑或不欢而散，结果……结果都不是，结果这十多天来不但赔上了些许越洋电话费，还耽误了不少时间。唯一的收获是，我已经学会了接线员小姐那句“垒嚎（你好）！”是用粤语说的。这又没来由的让我想起了已故的小品演员洛桑，我相信他在小品表演中学说的粤语“垒嚎（你好）”，肯定会比王家卫的电影更脍炙人口。

想来我是自讨没趣。时下，学术著作出版难似乎已成为地球人人所共知的“社会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艺术科学方面，研究人员自费出书已屡见不鲜。我的这个写作计划，也跟所谓的研究搭边，却不敢妄称学术。只是我的职业要求必须有这样一个结果，而整个人生过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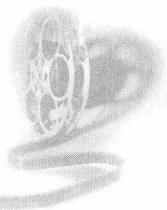
需要这样一个点缀。对王家卫和他的电影，我像对其他所尊重的导演一样，只是一个普通观众，算不上什么发烧友或粉丝，因此，我们（包括出版社）的主动联系，委实不是出于什么仰慕去套近乎，而是实实在在地算计着一盘生意。比如加上了剧照，书或许能增加点印数以及好卖点什么的，没想到竟吃了这么个闭门羹。想想，这个闭门羹吃得实在无味；再想想，没准人家早已洞悉了我们的算计，根本不想带我们玩吧。

就我个人来讲，写这个东西本来是不想麻烦任何人的，这一是因为性格所致，再就是因为我觉得要研究谁的作品而必须采访谁未必是一个好办法，尽管这个办法似乎已经成为这种体例写作的一个金科玉律。我以为，以中国人的处世习惯，特别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彼此间就会有某种交情或默契，那么就很难在你的评价或研究中保持客观，而使你的文字流于溢美；而一旦你“不幸”成了他或她的粉丝，那么你的评论就更可能全然没了方向而变成“狂热”。因此，我觉得最好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看作品，尤其是影视这类东西，影像的力量胜过一切文字的表白。虽然，现在说这些很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但是，假如那个葡萄本身就酸或有酸的成分，而品尝者故作不知或有口难言，岂不是更矫情和难受吗？！

因此我现在倒很坦然了，因为没有了顾忌。虽然这可能给这本书的最后出版造成减力的因素，但比起言不由衷和心存忐忑来，我更愿意选择这样一种相对恣意的方式。至于前面说到的那个“闭门羹”，我觉得可以以“花絮”视之。虽然被人家给“毙”了，虽然不是什么露脸的事，但在如今这个娱乐至上的大环境之中，拿自己嘲弄一下以娱人娱己，也不算太阿Q吧？

艺术的“读解”

——信马由缰的愉悦与释放



电影成为一门艺术之后，电影评论 / 研究也成了一门学问；电影发展成一种产业之后，评论 / 研究电影更成为一种行当。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究竟已经拍摄生产了多少部电影，恐怕没有人能够清楚，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字，包括评论，恐怕更多得难以统计。尤其在当今的网络世界，由于有了一个相对自由、公开、平等、便捷的平台，有了论坛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影网站，有关电影的一切，更空前地繁荣起来；而在各种艺术门类中，能被人们记住、并不时地加以讨论或研究的，总是那些张扬着个性风采与思辨光芒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如是！文学如是！更武断一点说，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如是！

环顾当下，各种艺术门类空前繁荣且大有互相借鉴、渗透的势头：譬如有的实验话剧，就采取了电影的某些手法，在舞台上播放影视拍摄的某些片段，并使之成为话剧的一部分；至于电影，则从一开始就把各种艺术形式统统揽在怀里，从而在艺术世界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门类。而我要说的则是，正是各种艺术形式自身的发展与相互借鉴，才使我们这个星球，在除了物质社会之外还有个精彩纷呈的艺术的世界。因此，欣赏、享受、讨论这些艺术，便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某些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在当下某些人眼里，很可能是一种奢侈或瞎耽误功夫。

评价王家卫的电影，严格地说并不是我一种完全的自觉；而之所以选择，固然有喜欢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着一些说起来并不冠冕堂皇的、功利性的东西，那就是职业。我以为，王家卫的电影是出色的，有些影片是完全可以传世的那种，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包括港台的）有关电影节的桂冠落在他的头上；同时，也不会拥有相当数量的铁杆儿

暖·昧·的·品·位——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影迷。问题是在于，我也有很多困惑甚或不喜欢他的地方，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影片所存在的“单调”与“重复”。

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而不断地重复只能让人产生厌倦甚或反感，就如同金城武在《堕落天使》中玩儿命地塞人家冰激凌，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反胃。

以我对电影不多的见识看来，王家卫的“单调”与“对自己的重复”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至少在华语世界导演中是这样。以至于就是因为这种单调与重复，让我一想起他的电影，甚至一闭上眼睛，就几乎全是那些不均衡的构图、摇晃的画面、偏执的人物以及那些梦呓般的自言自语，还有一种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暧昧；包括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关他的电影的情节、人物以及台词也经常“串门儿”。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我的糊涂，而是王家卫在自己的影片中多次的、大量的重复使然。因此，每每写上一段，我都要翻过头来抚着脑门儿想一想：我现在写到哪儿了？是《重庆森林》里的“罐头过期”，还是《堕落天使》中的“过期罐头”？是《花样年华》中周慕云的风流倜傥，还是《2046》中那个多了一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的糜烂浪荡？我不明白，以王家卫的才气，难道就这么几招了吗？我还不明白，这样大量的、多次的重复，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还是写了，而且一写就是 N 多万字。这其中，有些文字可能超出王家卫的电影之外，有些甚或是跟电影关联不大的东西。我以为，艺术是需要“读解”的；而在这种读解的过程中，也是对读解者自身的一种愉悦与释放；既然是释放，就要活泼洒脱一点，而不必缩手缩脚与墨守成规。因此，我选择了一种“信马由缰”似的写作方法，以期给自己最大的一个自由度；换句话说，是属于“想到哪儿就招呼到哪儿”的那种，而不太顾及体例的规整以及学术上的严谨。但不管怎么说，必要的电影形式经验和理论还是不能少的，倘若那样就无法完整地呈现一个东西。诚如古语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评价王家卫的电影来说，很多影片的理解与分析，还真的需要对电影在形式经验上的一些准备，包括对国外引进的一些电影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比

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介绍、弗洛伊德介绍、符号学介绍、结构主义介绍）；再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及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等等。此外，电影诞生百年以来，不仅评论研究电影成了一门学问和行当，就是看电影，似乎也已经或正在成为一门“学问”。持这种说法，是因为运用不同创作理念和手法拍摄出来的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观众接受系统的一个考验，简言之就是对观众在电影语言和形式经验上的一个探测。就电影“以影像为本”的特性来说，那些看惯了戏剧性故事或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很可能不会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因为他的很多表现手法都有悖于传统的表达方式，并且在某些方面做到了极致。

“方法论” ——不是装大尾巴狼



时至今日，电影不仅在创作样式和风格流派上种类繁多，即使是有评论、研究和批评，也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这情形和任何艺术门类一样，没有什么特殊，譬如一部《红楼梦》就养活了众多的红学研究者。所不同的是，电影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工业和一门生意。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有关电影产业化的呼声在中国甚嚣尘上，更让电影的面目变得扑朔迷离。其实，就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对现实生活和公众的影响力来讲，已不能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相比。但是，这只是从影片的题材内容和对现实生活的关照程度去分析，而假若从娱乐和时尚的角度，电影包括电视，无疑是当前各种文化元素中最活跃的分子。特别是高科技视听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之后，影视作品呼风唤雨、无中生有的本事更到了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中国电影在经历了作为单纯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的矫枉过正之后，又一头扎进了所谓的“大片”和“产业化”的鼓噪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并不始于近几年，而是从 90 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的一种趋势。因此，若干年来，中国电影在技术和制作上的进步，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影片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品位，只是在视听手段上学到一些皮毛。偶有特殊者，也不过张艺谋等人的视觉盛宴而已。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对电影，特别是艺术电影的渴求程度是无须多做解释的。

王家卫的首部影片《旺角卡门》公映于 1988 年，虽然并没有正式引进大陆，但通过录像带、碟片等各种渠道仍然有一定范围的传播，只不过属于比较窄的小众范围。及至本世纪初，《花样年华》被正式引进

之后，才在一般的观众中渐为人知，同时也引起一些不是喜欢前卫艺术电影的影迷的注意。应该说，王家卫及其电影在大陆的“声名远扬”，是随着互联网在大陆的发展几乎同步的。两者之间虽无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却在不经意间形成了很好的搭配组合。及至当下，几乎在各个影视网站的论坛，都能发现有关王家卫及其电影的帖子。时尚的男男女女们毫不吝啬地用各种文字挥洒着自己观影的感受与心得，并形成一个规模相当有限的圈子；而所谓的“小资们”，更是把王家卫视做当下艺术电影的经典。他（她）们痴迷于王家卫的影像构图，迷恋于他的音乐旋律与影片的节奏控制；至于一般观众认为晦涩难懂的叙事方式，在他们那里更是一种独特而不可复制的艺术标志，不容半点不敬或诋毁。我曾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亲眼看到一个妙龄女子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我的一个发小儿哥们，那仇恨程度不亚于刚刚被谋害了亲夫。而我那哥们不过是因为对热烈讨论中的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插不上话而郁闷地嘟囔了一句：“靠！说得那么邪乎，不就是搞破鞋吗？”我这发小儿乳名二秃子，有事没事什么圈子都敢掺和。

艺术世界之大人所共知。而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与感受的差异之大也是如此的悬殊。这就对当代的电影批评提出了一个要求，简单说就是加强对影视作品，尤其是艺术电影的介绍和读解。然而，翻遍当下的报章杂志，不仅有关电影的严肃评论少得可怜，就是八卦的，也很少和艺术电影搭边，充其量是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和演员阵容而已。大量充斥于报章杂志的都是出于商业炒作和吸引眼球为目的的鼓噪。至于国内那几份发行量少得可怜的专业电影杂志，据说已经基本上靠卖版面过日子了，所以即使有这方面的内容，其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发行量太少，一般读者很难注意到；二是因为其作者大都是搞电影研究或评论这行的，行文论述一般专业味十足，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因此这种杂志就有了所谓固定的作者群，其实就是这种版面的“固定买主”。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而且造成以上状况的种种原因，也不应一味地指责媒体不关心艺术电影。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媒体首先需要的也是生存；其次，好多所谓的艺术电影基本进不了院线，甚至

没有发行的机会，简单说就是根本没有观众，那么你要求媒体去关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其实，不仅是有关艺术电影的评论遭遇这样的尴尬，即使是整个电影评论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也基本处于边缘状态。这里有上面所说的原因，更重要的却是来自评论界本身。

中国影评其实有很优秀 的传统，远的不说，仅仅在 80 年代，电影理论就经历了一段比较持续的繁荣时期。在研究领域的开拓、观念的变化、方法的多样上，呈现空前的活跃，在理论形态上也比较完备。那时，伴随着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反思大潮，一场关于电影观念和理论的讨论也在中国骤然而起。以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音的现代化》和巴赞的纪实美学的兴起为标志，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赢得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那时，一方面是电影创作的繁荣兴旺，一方面是有关电影理论的研究和批评十分活跃。两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生活的一个亮点，至今令很多文化人怀念。虽然那场运动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归于沉寂，但却促成了中国电影理论反思自身，同时也为自身的评估找到了一个较为翔实的参照系。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电影商品化大潮的兴起，特别是西方结构主义、符号论等国外的理论引进之后，中国的影评人好像不会“说人话”了，一些诸如“能指”、“所指”的术语和概念弄得人头大不说，甚至连文章的结构与句式也如出一辙。至于近些年来，关于“后现代”、“后殖民”、“解构”什么的更让一般读者不知所云。就电影批评而言，新观念的引进并没有使中国的电影批评由此更为一般电影观众所关注，相反，随着国产电影的日渐衰落和远离大众，电影批评、特别是电影评论，似乎比电影本身衰落的速度还快。这种“衰落”的标志之一，就是大量操持外来电影理论方法的研究人员，写出的评论让人看不懂，夸张一点说甚至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特别是用结构主义及符号论写出的文章，大量的术语、概念完全和传统文化与电影理论“脱节”，与一般的电影观众对电影的欣赏、理解脱节，有些具体的段落简直就像哲学文章而不是评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要写王家卫的电影，首先就要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诉诸本书的文字是按所谓的学术规格去写，将来评职称时好拿去蒙事，还是尽可能采

取一个相对通俗的方式，真正能和读者有所交流。这个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其实很难。

首先，电影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发展了将近 100 年。从 1897 年中国的第一篇影评出现之日起到现在，100 多年来，诸多电影批评方法和流派此消彼长、各领风骚。这其中，中国的电影理论其实很不系统，而批评方法也相对单一。这不仅是因为电影是舶来的艺术，更因为中国文化的审美方式与国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国的文化精神有着严格的差异。一般西方哲学重视认识论、本体论，重在分析事物构成的元素、材料和实体；与之对应，西方美学侧重于对自然的再现和艺术的认识价值。而中国传统则注重所谓形而上的“道”，视人格操守的完善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为文化之根本。这种整体、直观、重综合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审美型而不是科学型。因此，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往往无法严格区分。相应的，中国美学也未能从哲学中严格地分离出来，甚至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也相互交叉。这种文化精神反映在电影理论上，就使中国电影理论在理论形态上往往与影评合流，论评合一，以评带论；真知灼见的美学观点，旁征博引的理论阐述与直观的随感、议论等等并行不悖。因此，很多中国传统风格的电影评论，其实也是充满睿智与文采的美文。比如钟惦斐先生当年的《谢晋电影十思》，就是这类文章的杰出代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评论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自我封闭的一个系统，而是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滋养的充满活力的体系。

显而易见，这种方法用于比较传统的主流电影和商业电影应该游刃有余，而对一些前卫的艺术电影比如王家卫的某些影片，则需要不断调整和变通，需要不断借鉴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因为电影这一艺术样式，从一开始就是外来文化引进的结果，而由此衍生的电影理论，也是外来输入的居多。这正如电影理论家罗艺军先生所说：“就电影理论而言，国际文化过去从来就是有来无往的单行道。”¹ 有鉴于此，吸收和引进外来的电影文化和理论，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乎中国电影能否长足发展的大计。但是，这种引进

暖·昧·的·品·位——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必须是消化、吸收后的自如运用，而不是生吞活剥式的现固现卖。就电影理论而言，任何一种引进的理论、方法，必然有其产生的环境背景。这个背景大到民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小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尤其是产生这种理论的那个国家（地区）的电影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引进一种理论或者方法，在根本上不仅没错而且功大莫焉。它至少丰富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在考察创作现象，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有一个参照系。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探讨、指导我们的电影创作。问题是引进后的消化程度和运用方式，您得消化了、吸收后再拿出来“忽悠”，别的不说，总不能让人像看“天书”一样，被一大堆概念、术语弄得晕头转向吧？不客气地说，我看一些依据符号论写出来的文章，都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文风上分不出张三李四，唯一的一个特点倒是共同的：就是特别像翻译文章，连语法和句型结构都像。

这样说话是否有些太伤众？是否会给人一种对引进国外电影理论和批评方法全面否定的感觉？我吃不准！我的意思不过是想说明，对评价一部电影来说，重要的是评论，而不是评论的方法。这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言：“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成功解释所用的理论永远都是那么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²

就目前而言，关于影评的写法已有不少专门的著述，从理论到方法林林总总很是详细，对各种方法及其应用都有相对严格的规定和界定。据说很多大学的影视专业也都有这类课程。我以为，学习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很有必要，而对于以此为职业的人来说更是必须。但是这种学习必须要融会贯通而不是生吞活剥或画地为牢，不必恪守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和形式规范，更不能强调了方法而忘了目的。只要你喜欢电影，再了解有关电影的一定形式经验，你就完全有权利评价电影。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电影观众都可以是评论者。当然，也包括二秃子。

有鉴于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力求自己能把事情说得通俗一些，明白一些，口语化一些，尽量“不端着架子说字儿话”。但说实话实说，以我的能力来讲，王家卫的很多电影，是根本不能完全用大白话掰扯清楚的。如果有可能，也一定是渊博睿智、汇通中外的饱学之士，而